

【步履寻章】

刚才最后一响

□孙道荣

村头最高的那根电线杆上，装着一个大喇叭，是由一根线从遥远的镇上拉过来的广播。

它是个神奇的所在，村里除了鸡叫声、狗吠声、张婶和李婶的吵骂声，就数它的嗓门最大了。关键是，它放出来的，都是村外的声音，也是我们这个小村能听到的最有意思的声音了。甭管它放什么，它的声音都响亮、好听、有趣。

男人们喜欢聚在它的周围，听新闻。他们早就听腻了村里的家长里短，这个大喇叭里放出来的全是新鲜的事。发生事情的那个地方离我们村可能十万八千里，村里的男人们一辈子恐怕也去不了，甚至不知道在哪里，有什么关系？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那颗好奇的心。女人们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一点也不关心，她们更喜欢听戏，听女人或男人在大喇叭里唱歌。只要广播里放戏曲或歌曲，正在水田里插秧的女人，正在水塘边淘米洗衣的女人，正在简陋的厨房里做饭的女人，都会直一直腰，竖起耳朵，努力捕捉从大喇叭方向传来的飘忽不定的声音。那戏曲，那歌声，仿佛是专为她们唱的，日子似乎因而有了一点甜头和盼头。

我们这群孩子跟大人都不一样，我们更爱听大喇叭里单田芳或刘兰芳说评书，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《三国演义》，都是那时候从大喇叭里听来的。同样让我们痴迷的，还有电影录音剪辑。那时候，一年也没机会看几场露天电影，很多电影我们不是“看”的，而是听的。站在村头的大喇叭下面，听大喇叭里的枪炮声、对话声，还有必不可少的解说声，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，努力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所有的画面，都要靠我们去想象。我现在的这点想象力，一定就是那时候慢慢养成的。

大喇叭虽然足够神奇，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：它什么时候响起，什么时候放什么，我们一点也控制不了。我们只能等待。不过，很多节目都是整点开始的，每次只要大喇叭里传来“滴、滴”的整点报时声，我们苦等的节目就会在“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X点整”之后，像个新娘一样，掀起她的盖头。

“刚才最后一响”，成了我们每天最激动人心的一刻。那声“滴”啊，比前面的几声“滴”来得更响亮一点，它就像一个魔盒打开时发出的声音，紧接着就会是魔幻时刻，就是我们苦苦期待的节目。它因而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

我们村里，只有老队长家里有一台老式座钟，它就像任何一个老者一样，走起路来慢吞吞的、晃悠悠的，因而总是走不准。这倒也没关系，反正村里人更习惯根据日头看时间，太阳也不是每天都准时升起的呀。但老队长是个守时又惜时的人，每次听到大喇叭里的“刚才最后一响”，只要离家不远，他就一定赶紧跑回家，给他的老座钟对个时。与“刚才最后一响”同时跑起来的，还有我们这些孩子。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奔向大喇叭，去听书、听电影、听相声。我们围着大喇叭下的电线杆站着或者蹲着，这样能更清楚地听到我们想听的声音。我们这群乡村里的孩子，也像一根根电线杆一样，但我们是会长大长高的“电线杆”。以前我们农村孩子没什么时间概念，是那声悠长而响亮的“刚才最后一响”，在我们心里埋下了一颗时间的种子。

若干年之后，我进了城，也有了第一块手表，时间被我戴在了手腕上，我逐渐学会了合理分配和运用时间。偶尔听到收音机或电视里的整点报时，我都会忍不住对一对我的手表，我不想走在时间的前面，更不愿意落在时间的后面。再以后，有了电脑，有了手机，到处可以看到时间，而且电脑和手机上的时间显示都非常精准。慢慢地，整点报时已经难得听到了，“刚才最后一响”也在淡出我们的生活。

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，客人陆续到位，等待婚礼开始。忽然，婚宴大厅的灯光熄灭了，刚刚还在播放喜庆音乐的音响里，传来了“滴、滴、滴”的报时声，第六声“滴”之后，主持人走上了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11时18分18秒，良辰吉时已到，请新人闪亮登场……”热烈而喜庆的婚礼进行曲随即响起。

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声久违的“刚才最后一响”。它不是整点，却响在了这对新人所选择的激动人心的时刻——11时18分18秒。这最后一响，是一场婚礼仪式的起点，也是这对新人人生的新起点。我想，此后的每一天，只要恰好看到时间是11时18分18秒，他们就一定会想起这一天的这一刻吧。这一刻不会专属于他们，但那“刚才最后一响”，我愿意相信是专为他们而响起来的，那最后一响的“滴”，是新生生活的号角呢。

人生中，每一刻都是“最后一响”，它响过了，就消失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每一个“刚才最后一响”，又都是一个新的起点，带领我们走向新的人生。

□张刚

夜很深了，村庄的灯都暗下去了。估计父母也都进入了梦乡，我便悄悄地点着煤油灯，从书包里摸出借来的厚厚的小说，把灯芯压到最低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支棱起双耳，听着父母的动静，提心吊胆却又沉浸在小说世界之中。

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正在求学的我，读小说上了瘾。那时，乡亲们都认为读小说是不务正业，父母更是严防死守，生怕孩子被小说耽误了学业。不少同学都有背着父母挑灯夜读的经历。读小说，倒成了大人和小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。

我老家甘肃通渭鸡川，土地贫瘠，庄稼枯焦，却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镇。这里走出过“循良第一”的清代进士牛树梅，官至四川按察使。牛老爷因清廉爱民，人人称颂为“牛青天”。牛氏一门三进士，至今仍受到乡亲们的崇敬与仰慕。书香在乡间流传至今，学风昌盛，几百年来延续着苦读为荣的优良传统。

受“牛老爷”影响，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，都被家长送进学堂。在我上小学之时，镇上还没有幼儿园，也没有预科班，孩子直接从一年级开始学拼音、学算术。农民家的孩子，从学会走路到上学，这段童年时光都是在玩泥巴中度过的。甫进校园，两眼漆黑。好在老师们也有经验，给每个刚入学的小孩子配一名高年级同学教认字，启蒙教育就这样开始了。

一年级的学生年龄也大小不一，小的六七岁，大的十来岁。一、二年级是识字阶段，还好混。进入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，每周一篇周记成了大多数孩子的噩梦。即使老师布置好题目，在黑板上列出主题思想、第一、二、三段怎么写、开头结尾怎么写……在这样的指导下，大多数孩子绞尽脑汁仍写得乱七八糟，驴唇不对马嘴。每周点评作文，对不会写作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场煎熬。

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教育常见的图景，课外图书相当匮乏，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是课本。但那个时代的连环画还是慢慢地流转到了山沟里。镇上的国营大商店里，在一个小角落布置了专门卖学习用品的区域，货架下方的大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连环画，封面花花绿绿，分外吸引眼球。这些连环画大多是传统的四大名著、公案小说，还有评书类的《兴唐演义》《薛刚反唐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杨家将》《呼家将》等等。

那时学校的纪律也松，一到课间大休息、中午休息，同学们便一窝蜂地往大商店里跑，挤在货柜外，踮起脚尖，央求售货员把小人书拿过来翻看。几个小脑袋凑上去翻几页，但仅翻两页，又被收回去了！我也跟在高年级同学的屁股后面，使劲凑上去看热闹。在大商店这个图书角，我朦朦胧胧地知道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中各个英雄好汉的名字，后来又慢慢知道了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故事，也看到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《李尔王》，脑海里永远镌刻下“外国人就是大胡子”的印象。

但从老师到家长，都严禁孩子读课外书，尤其是小说，认为会严重影响学习。禁读课外书，就和现在家长禁止孩子玩电子游戏差不多。我父亲也一样严防死守，随时检查书包。有一次我一时粗心大意，被父亲发现了，把我从别的同学处借来的一摞小人书全部撕毁，结果被人家找上门来索赔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从同桌那里借到一本小说，书名早忘了。书借来时是周日，父母亲都下地干活了。我趴在炕头打

开小说，很快就被故事情节吸引住了，深深地陷进主人公的世界里出不来，禁不住失声痛哭，甚至到了大放悲声的地步。正趴在炕头哭着，堂姐来借农具，进了院子喊“有人吗”，我怕被听到，赶紧压低哭声，盼着她赶紧出去。但堂姐偏偏不走，居然一边喊一边走进屋里来：“这不是有人吗？”我赶紧把书压在身底下，头埋进胳膊弯里。堂姐使劲拨拉，把我的脑袋撑起来，看到我满脸的泪水，眼睛红红的，感到莫名其妙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是谁惹你了还是打你了？”不管怎么问，我就是不说话，最后堂姐无奈地走了。

这本小说仿佛打开了阅读的开关。读小说的愉悦感是连环画所不能比拟的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难以自拔。从此我便想尽一切办法借书。课外书到手的那一刻，激动兴奋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，就盼着赶紧天黑，赶紧写完作业，盼着父母入睡后赶紧钻进小说世界里去。

父母亲虽然不认识字，但也能看出小说和语文课本的差别。他们一看书的厚薄，就知道又是小说了。

那时家里还没有通上电，点的是煤油灯，煤油供应紧张，还得省着用。借着微弱的灯光写完作业，就该早早吹灯睡觉。但是小说就在书包里，有一股神秘力量要去打开它。甚至一只手指伸进书包里去触摸一下它，心情激动又烦躁，更何况明天还要还书给人家呢！

夜深了，估摸着父母睡着了，便又偷偷点亮灯盏。为了防止光线透出去，我用牛皮纸围了一个灯罩，又在外边刷一层墨汁，挖一个小孔，透出一圈光仅能照亮书页；再把窗户关严实，一边读一边支起耳朵。要是父母起夜，或半夜给毛驴添草料，一听到他们在院子里的脚步声，我就赶紧把灯吹灭。为了能够一夜之间快速读完小说，赶在第二天还给同学，我读书时精神高度集中，往往一口气读到天亮，阅读速度也不知不觉提高了许多。

在小学升初中那年，课程学习全部结束后，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。老师布置完复习任务，便让同学们自主复习。我偶然借到了一本《薛仁贵征东》。什么复习升学，一边去吧！小说把人的魂勾走了！等不到放学那一刻，趁班主任离开教室时，我把这本小说拿出来，用语文书半压着作掩护，没读几行就完全陷入故事情节之中去了，仿佛自己也到了战场上，眼前就是唐王、程咬金、薛仁贵和盖苏文大战一百余合……对其他的全然没有感知了。

突然，同桌用胳膊肘悄悄使劲推了我一下，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拉了回来。我如梦初醒似的转过头，同桌用眼神向我示意，这才看到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背着手已经走到前面去了。原来他进教室巡查了一圈，居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等老师的身影消失后，我同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他比我还紧张。原来班主任悄没声地突击检查，他看到时想要提醒已经晚了，便巧妙地把两张复习试卷尽可能地压到我这边，阻挡了班主任的视线，帮我逃过一劫。

班主任向来以管教严厉而出名，要是被抓住，屁股一定会被打得开花！更可怕的是，要是书被没收，那就更惨了——没法给借书的同学交代了。

人们常说，阅读点亮人生。这些童年时的阅读趣忆，仍然带着穿越时空的独特墨香。说起来，父亲虽然对几个孩子读课外书如临大敌、严防死守，但骨子里却又敬惜字纸。虽然撕过连环画，但从不敢动孩子的课本和作业本。地上掉一个纸片，但凡上面写着字，他总要捡起来放好。

他说，这上面写着字，怕是“有用”。

【底层行走】

偷读记

